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朱浩熙



文化传承与创新

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篇《忆昔》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织不相失。宫中圣人奏云门，天下朋友皆胶膝。百余年间未灾变，叔孙礼乐萧何律……”

这首诗描绘的是盛唐开元年间的繁荣景象。小小县城，居住万家，农业丰收，仓库充盈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，交通便利，商品丰盛，四海朋友汇聚都城，一百余年风调雨顺，以礼以法治国，处处政通人和。那么，开元年间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？我们不能不说一部书——《群书治要》。

一、《群书治要》为唐太宗资政法典

唐太宗(599—649年)，即李世民，唐高祖李渊次子，626—649年在位。18岁随父起兵反隋，李渊称帝后，受封秦王。曾镇压窦建德、刘黑闼农民起义，消灭薛仁果、王世充等割据势力，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得为太子，继帝位。常以“亡隋为戒”，任贤纳谏，实行开明政治。历史上，是





一位明君。所谓“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”，唐宗即唐太宗。

李世民即皇帝位后，偃武修文，休养生息，留心治国之道。即位次月，便设立弘文馆，聚书二十万卷，招纳文学之士，汇集天下英贤。朝廷议事后，唐太宗延请众人同入弘文馆，请教治国安邦之策。众英才们平日在馆中轮值，并不能随侍太宗之侧；且古代经典浩如烟海，一人之力难以遍览群书，而且难以得其要领。有感于此，唐太宗即产生编纂《群书治要》的想法，遂颁布诏书，令魏征、虞世南、褚亮及萧德言，将经史百家关于历代帝王治乱兴衰之道，编撰成册。《群书治要》，又名《群书理要》《群书政要》，魏征等人阅读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经典，上自五帝，下迄晋代，撷取经、史、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精华，从一万四千多部、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，博采典籍 65 种，共 50 余万言，编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。魏征在序言中谈到此书的价值：“用之当今，足以鉴览前古；传之来叶，可以贻厥孙谋。”

唐太宗对这部书十分满意。“帝爱其书博而要，曰：‘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，公等力也。’賚赐尤渥。”（《新唐书·萧德言传》）又说：“朕少尚威武，不精学业，先王之道，茫若涉海。观所撰书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使朕致治稽古，临事不惑，甚为劳也，不亦大哉！”（《全唐文·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》）

二、《群书治要》开创贞观之治

唐太宗把《群书治要》作为治国宝典。据《贞观政要》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



记载,唐太宗谈到阅读此书感受:“手不释卷,知风化之本,见政理之源。”特令缮写十余部,分赐太子及诸侯王,以作为从政龟鉴。(《群书治要心得》)

《群书治要》开创“贞观盛世”。贞观初年,经济开始恢复,逐渐走向繁荣,一扫隋末因战争破坏经济凋零景象。“(贞观)四年,斗米四五钱,外户不闭者数月,马牛披野,人行数千里不赍粮,民物蕃息。”(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)“又频致稔,斗米四五钱,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,自山东至于沧海,皆不赍粮,而取于路。入山东村落,行旅经过者,必厚加供待,或发时有赠送。此皆太昔未有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一)

“天宝十三年十月,唐玄宗李隆基下令翰林院内部重新编写《群书治要》刊出,所引皆是伦理道德之文。”
(据宋代王应麟《玉海》引用《集贤注记》载)

李繁《邺侯家传》曾记,皇上问:“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,而史籍广博,卒难寻究,读何而可?”回答说:“昔魏征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,撰成 50 卷,谓之群书理要。”

开明盛世延续 100 多年。到天宝年间,社会依然政治开明,社会文明,经济富足,文化繁荣。“开元二十八年,天下雄富,京师米价,斛不盈二百,绢亦如之。东由汴京,西历岐凤,夹路列店,陈酒馔待客,行人万里,不持寸刃。”(钱谦益注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)唐玄宗天宝五年(746 年),全国 906 万户,5 288 万人。安史之乱后,至唐代宗广德二年(764 年),全国仅有 290 万户,1 690 万人。





三、《群书治要》流传惠及日本

经过唐末战乱和五代十国之乱，宋朝初年，《群书治要》便失传了。《宋史艺文志》便没有《群书治要》的记载。其原因：一是当时此书仅限上层阅读；二是经过动乱及五代战乱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；三是雕版印刷尚未发达，抄写数量极少。

所幸盛唐时期，《群书治要》流传日本。日本遣唐使将《群书治要》抄本带到东瀛，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。历代天皇、太子及大臣将《群书治要》奉为圭臬，作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。据日本岛田翰《古文旧书考》称：“《续日本后记》载：‘仁明天皇承和五年（838年），天皇御清凉殿，令助教直道宿称广公读《群书治要》。’”日本《三代实录》云：“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（875年）四月，天皇读《群书治要》。”至唐僖宗时，日本清和天皇仍“与大臣共读之”。日本嘉元四年（1305年）二月二十八日，《群书治要》“以右大办（官名）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”。

《群书治要》给东瀛带来吉祥，催生日本盛世局面。日本林信敬《群书治要》天明本校正序言中写道：“我朝承和、贞观之间，致重雍、袭熙之盛者，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。”

此书不仅催生大唐贞观之治，而且也为日本带来承和、贞观之治，不能不谓之神奇。

四、《群书治要》千年重回中土

公元十三世纪，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



时(亦称金泽实时),因“好居书籍”,发现《群书治要》后,请中秘书抄写,“以藏其金泽文库”。后来,德川家康得到此书,日本元和二年(1616年)正月用活字排印。此时,全书已缺失卷四、卷十三、卷二十,仅四十七卷了。半年后,印成五十一部,每部四十七册。不幸,德川家康突然去世,印本只分赠其后裔尾张、纪伊两家藩主。流传外边不多。



日本天明元年(1781年),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,有感于《群书治要》未能流布,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“金泽文库”藏僧人抄本《群书治要》,重新校刊。17年后,日本天明六年(1786年)重印本告成,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。

日本宽政八年(1796年),日本尾张藩主家得知此书在中国失传,于是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,托其转达中华。近藤以一部存长崎圣堂,一部赠诹访社,三部赠唐商馆,由中国商人携回国。《群书治要》重回中土。

清嘉庆初年,《群书治要》回到中国,每部二十五册。嘉庆七年(1802年),鲍廷博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提到《群书治要》:“此书久佚,仅见日本天明刻本。”稍后,阮元编《宛委别藏》,便编入《群书治要》,题曰:“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,原缺卷三、卷十三、卷二十。唐魏征等撰,日本天明刊本。”后来,《连筠移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(三编)》等从《宛委别藏》中辑入《群书治要》,世人惊为秘籍,为清人





校刊典籍发挥很大作用。民国年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本出版，涵芬楼还以《宛委别藏》本为底本影印出版。

然而，《群书治要》虽然重回中土，却并未受到执政者应有重视。此书仅仅作为学者校勘、辑佚古籍的参考，知者甚少，未发挥经世治国之大用。

五、《群书治要》治国宝典重光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《群书治要》。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阅后，充分肯定这部书的巨大价值，于2001年2月25日为《群书治要》题词：“古镜今鉴。”2004年，由吕效祖先生点校的《群书治要》点校本出版。此书逐渐在高层领导和学界享有盛望。2009年，温家宝总理出访西班牙时，特别引用《群书治要·昌言》中的话激励海外学子：“安危不二其志，险易不革其心”。

2010年底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净空教授看到这部书，如获至宝，即委托世界书局翻印流通，并委托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对此书加以节录，预计10年，每年节录360条，译成白话，并翻译成各国文字和语言，在世界流通。

2011年7月，吕效祖、赵宝玉等主编、将原文翻译成白话文的《群书治要考译》在团结出版社出版。2012年5月，《群书治要译注》全28册在中国书店出版，《群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



书治要360》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，并补录了天明本亡佚的三卷。同年9月、10月，萧祥剑《群书治要心得》、刘余莉《品读群书治要》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。

《群书治要》受到海内外高层领导、专家学者以至读者的广泛关注。2013年5月，净空教授向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使和教科文组织，赠送1000套《群书治要》。他说：“《群书治要》是了不起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在国外介绍给外国人，我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我说是人类祖先传统的文化，而保存最好的，保存最完整的。”“我劝外国人要学文言文，文言文学会之后，你可以直接去读‘四库’，‘四库’是祖宗留下来的瑰宝。全世界的人人人有份，这不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的，人人有份！希望全世界人都学，我希望30年之后文言文是世界上通用的语文。”

六、《群书治要》大体内容管窥

《群书治要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，依照经、史、子的次序排列。经：节录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春秋左氏传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周书》《国语》《韩诗外传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孔子家语》等十二部经典，内容均为与修身理政有关的嘉言懿行。史：节录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等体现朝代治乱兴衰的史实和君臣言论。子：则从《六韬》《阴谋》《鬻子》《管子》《晏子》《司马法》《孙子兵法》《老子》《鹖冠子》《列子》《墨子》《文子》等四十多种典籍中节录，涵盖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、杂家等思想流派，核心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精萃。





《群书治要》重在修身治国，内容分六部分：君道、臣术、贵德、为政、敬慎、明辨。每个部分又分很多细目，如君道又分为修身、敦亲、反身、尊贤、纳谏、杜谗邪、审断。修身又分戒贪、勤俭、惩忿、迁善、改过。其他条目也是如此。

关于君道。首先，修身戒贪。不能贪功、贪名、贪利、贪色、贪图享受，等等，“外作禽荒，内作色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”（《卷二·尚书》）提历倡节欲勤俭，“历观有家有国，其得之也，莫不阶于简约；其失之也，莫不由与奢侈。”（《卷四十七·政要论》）其次，敢于担责，反省过错。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”，“有过则反之于身，有善则归之于民”（《卷三十二·管子》）。看到有人犯罪，首先是检讨自己，责任在领导失教。最近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引用《群书治要》中的话，批判奥巴马西点军校讲话“美国要领导世界一百年”：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（《卷四十七·政要论》）再次，重视察人。不人云亦云，认真考察。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，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邪臣以虚誉取爵位，是以世乱愈甚，故其国不免于危亡。”（《卷三十一·六韬》）

关于臣术。为臣要修身立节、尽忠、劝谏、举贤。“杨震字伯起，弘农人也。迁东莱太守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‘故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



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何也？’密曰：‘暮夜无知者。’震曰：‘天知神知，我知你知，何谓无知？’”（《卷十三·后汉书三》）“有六正则荣，犯六邪则辱。”（《卷四十三·说苑》）所说六正：圣臣——高瞻远瞩、防患未然；大臣——虚心尽意、扶善除恶；忠臣——夙兴夜寐、进贤不懈；智臣——明察成败、转祸为福；贞臣——恪尽职守、廉洁奉公；直臣——刚正不阿、敢诤敢谏。六邪：具臣——安官贪禄、不务公事；谀臣——巴结谄媚、曲意奉迎；奸臣——巧言令色、嫉贤妒能；谗臣——巧言如簧、挑拨离间；贼臣——专权擅势、结党营私；亡国之臣——幕后指挥、兴风作浪。

关于修身。强调立德正心，重在孝亲。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（《大学》）修身者，做人也。孔子将“孝”称为修身的“至德要道”。“孝者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（《卷九·孝经》）衡量人的德才，首先看是否孝顺父母，有德即量才，不孝即无德。无德之人，其才便不足观。汉文帝孝母，当皇帝后还是亲自为母亲煎药。《弟子规》“亲有疾，药先尝，昼夜侍，不离床”就是讲他的故事。汉文帝实行以孝治国，选拔人才实行“举孝廉”。其臣是一批孝子。历朝历代，忠臣出自孝子。“资于事父以事母，而爱同；资于事父以事君，而敬同。故母取其爱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。故孝事群





则忠，以敬事长则顺。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，而守其祭祀，盖士之孝也。”（《卷九·孝经》）士，相当于今天公务员。国家如此，企业也是如此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并不是贬损女子的。原对联是：“男子有德便是才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男子有道德，孝顺，就是有才。可见德性的重要。女子谦卑，说自己才能不行，正表明她德性好。一以贯之，不能曲解。

关于因果。古圣先贤早就认识到因果关系，谆谆告诫人们，为善则祥，为不善则殃。这是规律，不是迷信，不是宗教。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（《卷一·周易》）“惟上帝弗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尔惟德罔小，万邦惟庆；尔惟弗德罔大，坠厥宗。”（《卷二·尚书》）“存亡祸福，皆在己而已。天灾地妖，弗能加也。”（《卷十·孔子家语》）“利天下者，天下亦利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亦害之。”（《卷四十九·傅子》）“见祥而为不可，祥必为祸。”（《卷四十·贾子》）古代圣贤告诫人们，要行善积德，才能远离灾祸。这真是肺腑之言。无数历史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七、《群书治要》历史文化价值

近几年，海内外《群书治要》热持续升温。2013年4月20日，香港《群书治要论坛》开幕；同年8月，北京在西山举办首届《群书治要》师资培训班。之后，各级党校陆续开讲《群书治要》课。南京大学、湖南衡阳等地陆续开办《群书治要论坛》。现在，《群书治要》被奉为一部高





层热捧、学界热读、中央党校学员修读，比《资治通鉴》更为全面、更为系统、更为精要、更为权威的修身治国宝典。

《群书治要》是匡政巨著，治国纲领，体现出古圣先贤的智慧和治国理念，是中国古代宝贵的管理科学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。魏征在《群书治要》序言中所说：“用之当今，足以鉴览前古；传之来叶，可以贻厥孙谋。”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不仅属于中国，而且属于全人类。我们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，好好学习，好好继承，让治国科学理论放射出穿越时空的光辉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！”

这部书佚失千年，失而复得，是中国文化之大幸。难能的是，《群书治要》摘录的原著五代之后便已失传，实为珍宝，如《尸子》《崔实政论》《昌言》《典论》《刘廙政论》《蒋子万机论》《政要论》《体论》《典语》《傅子》《袁子正书》等书也失而复得，更提高了《群书治要》的文化价值。

金子总会发光。《群书治要》是一部金典。它浓缩了古圣先贤最精辟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诲和智慧，对现代人安身立命和创业兴家至关重要，真正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管理科学，虽被埋没冷落一千多年，一旦让国人认识其巨大价值，必将重放光辉，点亮更多人的心灯。其中思想对领导干部如何为政，企业家如何治企，乃至个人如何修身齐家，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。《群书治要》体现的治国思想，对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，





丰富建设中国特色，化解世界冲突，实现民族复兴大业，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。

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，许多都能从《群书治要》找到答案。但是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借鉴前人的智慧，长期艰苦努力，才能实现十三亿人民的“中国梦”，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大业。“曾子曰：‘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’”（《卷九·论语》）

让我们共同努力！

（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）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

朱浩熙，沛县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，曾任徐州市委副秘书长、市委办公室主任，市教委主任、教工委书记、教育局长，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、副董事长、常务副院长。著作有《彭祖》《蒋天枢传》。

